



WHERE HAVE  
ALL THE FLOWERS  
GONE

08

当时明月在  
匪我思存

著  
FEIWOSICUN  
WORKS

新世界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时明月在/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 1

ISBN 978-7-80228-540-8

I. 当… II. 匪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202534号

## 当时明月在

---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吕 晖

特约编辑: 四 喜 紫 木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藺善兴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[www.nwp.com.cn](http://www.nwp.com.cn)

本社英文网址: [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70×970 1/16

字 数: 150千 印张: 16

版 次: 2010年6月第2版 2011年4月北京第8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540-8

定 价: 26.00元

---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忆昔午桥桥上饮，座中多是豪英。  
长沟流月去无声，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

# 目录

殊途	074
凌波不过横塘路	043
萧二的故事	026
曾是惊鸿照影来	007
明月篇	
序·良辰美景奈何天	001

错姻缘 225

花好月圆人长久 195

容博 1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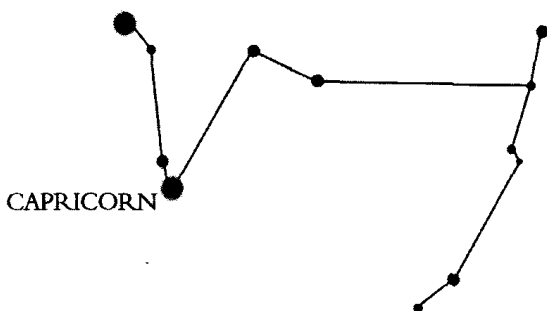
老麦的故事 158

纪晓芙 127

杨不悔 107

### 彩云篇

序PREFACE  
良辰美景奈何天



其实这本书，我一直觉得很奢侈。

好比这句词：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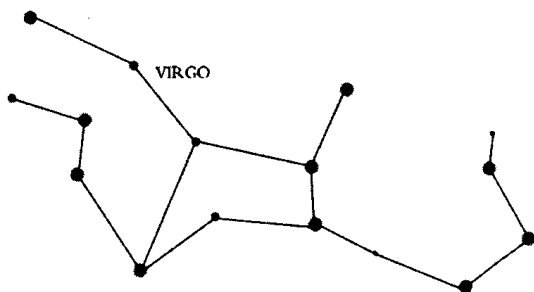
那样奢侈的良辰美景，正因为举世无双，所以觉得满心欢喜，只恨流年似箭，岁月轻浅，怅然地站在长河的这头……而明月，已经照了千年。

收在这部集子里的，大多是中短篇，其实我写短篇是弱项，经常跟杂志编辑们开玩笑：只要四千字啊，那我都还没结束写景耶……

大部分长篇写手可能都有这样的毛病——一开头就是江河万里，娓娓道来，待故事的轮廓浮现，已经是几万字以后的事情了。不过我还是陆续写了一些篇幅不长的稿子，有些是杂志约稿，有些是某天半夜突然浮上心头的一个小故事，有些文字更是私家，只曾放在自己的官网与博客上。

比如《杨不悔》，它只是某篇纯粹恶搞的文字，我写的时候一气呵成，结果它被许多人称赞，说本是笑着笑着的，却会突然愣住，仿佛那场新雪，落絮无声。再比如《错姻缘》，据说在我





的笔下，大团圆的结局是百年难遇……话说我真的喜欢大团圆结局啊，起码《花好月圆人长久》就是大团圆结局……

结果有看官大人怒吼：你在你自己写的长篇里找个大团圆结局出来给我们看看！

我很心虚，所以，非常小心翼翼地希望大家看到这本《当时明月在》的时候，能够对里面这些大团圆结局感到满意。这样的话，我才有信心写长篇的大团圆结局啊……这句真的不是威胁只是承诺！只是承诺呀……

其实这些文字我写的时候很随意，收到集子里来的时候，也很随意。因为问的人太多，许多相熟的看官大人一直说，什么时候出部短篇集就好了。我也私心思忖过，只没想到这么快，所以觉得非常快乐，喜不自胜地与所有的朋友分享。

写《香寒》自序的时候，我自嘲它为我的“七本之痒”。到这本，我开玩笑说，要不就叫“八年抗战”好了。闺蜜一脸鄙夷吐气如兰地问：“那第九本呢？”

很好办，到时就叫“九九归一”。

第十本？第十一本？第十二本……

她不屈不挠地问下去，其实我心里是很乐的，因为她给我描绘了一幅大好蓝图——第十本、第十一本、第十二本……我可以快快乐乐地写下去，无知无畏地写下去，奋不顾身地写下去……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图书大潮，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文字大海……写序写到手抽筋，睡觉睡到自然醒！

人生的至高理想啊……

多好！

以前有人问过我，你的远大理想是什么？

我想了半晌，才答了一句：让自己更愉悦。

多自私，一点也不崇高。

但是，一个人如果不立志让自己愉悦，又如何能够顾及到其他人和事？不自爱的人，如何去尊重及爱护旁人？而文字如此令我愉悦，如果它还能够愉悦到你，那么，将是我最大的荣幸。

——仅以此书，给我最爱的颢。

匪我思存

2007年12月6日

明月篇



## 曾是惊鸿 照影来

### 【一】

黄昏时分，落日照在海面上，碎成粼粼的金浪。半空里云霞的颜色渐渐由玫瑰紫变成拱壁蓝，而后又徐徐渗入胭脂红……在以宝蓝色为底的天幕上，这里一抹，那里一缕，仿佛是流动的华光冷凝下来，又像是被谁泼溅的水彩，渐渐干涸。一阵晚风吹来，带着海的咸腥，像小孩子的嘴又热又湿地印在人身上。

这天天气特别热。天花板上的电扇卖力地转着，吹出来的风却并不能令人觉得凉爽；相反的，它所发出的低沉的嗡嗡声，反倒令人觉得像一只蚊子不停地在耳畔滋扰，更心浮气躁了。

凌乱的碎发腻在她的额前，衣服早就汗湿了，粘在身上格外难受。面前小小的一盏通讯灯又亮了，她重复着每天都要说上无数次的話：“你好，这里是总机，请问你要接哪里？”

对方只答：“枫港。”

她反问：“请问你要接枫港哪里？”不说清楚具体地点，她总不能将电话直接接到枫港总机那里去吧！何况听对方那漫不经心的腔调，肯定是不怀好意。果然不出她所料，对方反问：“小姐，你是新来的？”

这样的搭讪，三天来她已经遇上十余次了。她的嘴角不知不觉牵出一抹讥讽的笑，千篇一律的开头，接下来就要问她贵姓贵

庚是否可以一起到海滩上散步……天气这么热，她实在没心情应付这种无聊的登徒子。

她重复了一遍问话：“请问你要接双桥哪里？”

“双桥官邸。”

恬不知耻！这三天来他们什么借口都用上了，最好笑的一次是那人居然要她接总部。难为他们想得出来！

她用毫无感情的声音回答他：“先生，你没有权限要求接往双桥官邸。”

他吃吃笑起来。她就知道，他们不过是无所事事，才以骚扰新来的她为乐。这帮家伙，用家宜的话说，见到新人就像苍蝇见了臭鸡蛋。呸！她又不是臭鸡蛋。只要她不给丝毫机会，看他们如何下得手去。

只听他一本正经地问：“我是5579也不行吗？”

听他那口气，简直像是“5579”有什么特权似的。条例规章她背得滚瓜烂熟，一张口就答他：“‘5’字开头的电话无权接往二级以上安全级别。5579先生，请你挂线。”她伸手就将话线收掉。

第二天是她轮休，等她出去买东西回来时，已经过了午饭时间。偌大的饭堂里只有她一个人吃饭，真是难得的事情。可惜天公偏偏不作美，有只苍蝇端着饭菜从她身边走过去，又晃回来，站定在她身边。她虽然埋头苦吃，但傻瓜也知道他要说什么。

果然，他一开口就问：“你就是新来的叶钦薇？”她听出他的声音来，就是昨天那个5579，想不到他还不肯死心。拜托，他就不能用点新鲜的桥段吗？都打听出她的名字了，居然还用这没创意的开场白。

叹了口气，她敢打赌，这几日“叶钦薇”三个字，是全基地的头号热门话题。这种礼遇，真叫人“受宠若惊”。她放下筷子，打量了面前的苍蝇一眼。嗯，还算是一表人才，做登徒子真

是浪费了。

她问：“接下来你是不是要问——你可不可以坐这里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不可以！”

他笑了笑，大刺刺地坐下来：“你说不可以我就不能坐？这是饭堂又不是你家客厅。”

她连翻白眼的力气都省下了。恬不知耻！不理他，看他还能怎么样。谁知一餐饭吃完，他没再说一句话，倒令她微微感到意外。

她走到水池前洗碗，他也走过来洗碗。只见他将碗中接满了水，左摇摇右晃晃，哗一声倒掉，然后就将碗放回架上。

看得她一时忍不住开口道：“你这样就洗好了？”

他说：“当然啦，不然还要怎么洗？”

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。这样子洗碗，她敢打赌他连碗里的油花都没洗掉：“明天早上看到它长霉的话，你一定不要太惊讶。”

他脸微微一红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以前没有洗过碗。”

没想到他还会脸红，她问：“你是飞行的？怎么到这边来吃饭？”飞行驾驶员有专门的饭堂。

他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不是，我也是地勤。”

她问：“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吃饭？”

他老实实在地答：“其实我吃过了，但是看到你进来，所以也跑进来了。进饭堂而不吃饭好像会很奇怪，所以我只好又叫了一份吃——真是撑死我了！”

她吃吃笑起来，没想到他会说实话。看着他一脸的可怜无辜，她想起刚才他吃下去的那满满一大碗饭菜……老天，他不要被撑出胃病来才好。

只听他问：“听说你今天休息，我可不可以请你到海边去玩？”

她想了一想，说：“行，下午3点钟，你在沙滩上等我。”

嘿！她一定会去——才怪！

下午3点钟的太阳，晒也晒死他！

又是黄昏。从小小的窗口望去，窗外棕榈树的叶子，在热风里轻摇如扇。西边天上只剩了最后一缕余晖，大地吐纳着一天的热气。

她上班接到的第一个电话，就是一通气急败坏的质问：“叶钦薇，你竟然放我鸽子！”

哦！难得他没有被晒死。她一面极力忍笑，一面镇定自若地反问：“我只叫你在沙滩上等我，我又没有说我会去。”

“叶钦薇！”他的怒火几乎要沿着电话线燃过来，“你竟然耍我，让我在烈日下像傻瓜一样等你足足三个钟头！”

三个钟头？老天，他暴晒三个钟头竟然都没有中暑昏倒！她好笑之余涌上的那一丝微微的歉疚却被身旁同事的目光打乱，她已经违反规定了。她连忙说：“请问你到底要接哪里？”

“我哪里都不要接。”听来他已经气晕头了，连腔调都变了。

她扮个鬼脸，反正他也看不到：“对不起，那就只好请你收线。”尽忠职守地拔掉他的话线，但愿他不要气得七窍生烟，呜呼。

通宵的夜班上完，人只剩了倦意。她在渴睡的深渊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宿舍走去。她刚刚走到岔路口，一个人突然从斜里冲出来。

“叶钦薇！”

大事不妙，瞧他那样子，像是一夜没睡铆足了劲来找她算账的。他不会带着刀吧？或者是枪？即使他赤手空拳，她也赢不了啊。谁知他没有走上前来，只是远远地看着她，那眼里竟然有一抹寂寥：“我是不是真的很让你讨厌？”

她没有答话，他长长叹了口气，缓缓转过身去。



或许是她睡眠惺忪，居然看他一表人才；或许是她哪根筋不对头，反正她脱口叫他：“等一等。”

见他转过头来，她偏偏又张口结舌。半晌，她才说：“我后天休假。”

朝阳的光辉正映在他脸上，仿佛流光溢彩般，连他眼里也闪烁着夺目的光芒。他说：“我后天打电话给你。”

他脸上那熠熠生辉的欣喜，令得天为之蓝，云为之白，海风为之清凉。

## 【二】

等到那一天，他果然给她打了电话。她换了衣服溜出宿舍，像个做坏事的小孩子，心虚地跟着他往外走。还好上帝成全，他们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熟人，否则还不被人误会她刚来一个礼拜就跟人谈恋爱了。见鬼！若真那样的话她以后还怎么见人……

天气特别热，短短的一条小街，走到一半她已是大汗淋漓。他买了汽水请她，她咕嘟嘟一口气就喝光了。放下瓶子，她垂涎地望着他手里那瓶，他感到好笑，将手里那瓶递给她，她毫不客气地接过去，又是咕嘟嘟……但一口气没换过来，她被呛到了，咳得脸都憋红了。他轻轻拍着她的背，倒弄得她不好意思。一转念，她觉得好笑，说：“真有趣，我到现在都没有问——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怔了一下，才说：“我叫清渝。”

她念了一遍：“清鱼——‘水至清则无鱼’的那个？还是‘轻于鸿毛’那个‘轻于’？”

他微笑起来：“不是，是清水的清，三水那个渝。”

她“哎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都是水，发大水了。”